

歷代文史要籍注釋選刊·孟子

孟子章句講疏

梁惠王章句上

孟子見梁惠王

或問孟子不見諸侯

也曰不見諸侯者不

王荅其禮也蓋先王

見於諸侯戰國之時

孟子章句講疏



NLIC 2970734436

朱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鄧秉元 撰

孟子章句講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NLIC 2970734436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孟子章句講疏 / 鄧秉元著. —上海: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1.2

(歷代文史要籍注釋選刊)

ISBN 978-7-5617-8432-7

I. ①孟… II. ①鄧… III. ①儒家②孟子—研究
IV. ①B222.5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1)第027386號

歷代文史要籍注釋選刊

孟子章句講疏

著者 鄧秉元
特約編輯 黃曙輝
項目編輯 方學毅
裝幀設計 勞 韜

出版發行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社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號 郵編 200062

網址 www.ecnupress.com.cn

電話 021-60821666 行政傳真 021-62572105

客服電話 021-62865537

門市(郵購)電話 021-62869887 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號
華東師範大學校內先鋒路口

網店 <http://ecnup.taobao.com/>

印刷者 杭州富陽永昌印刷有限公司

開本 850×1168 32開

印張 9.875

字數 220千字

版次 2011年3月第1版

印次 2011年3月第1次

書號 ISBN 978-7-5617-8432-7/I·748

定價 32.00元

出版人 朱傑人

(如發現本版圖書有印訂品質問題, 請寄回本社市場部調換或電話021-62865537聯繫)

自序

甲申春，予始以經學史課諸生。諸生多未嘗用力於載籍，頗苦之。故暇則以《孟子》數章相授，句讀而外，於義理亦稍稍提掇，俾其優遊涵詠，漸有人途。漢人嘗云：「《論語》者，五經之鎔鑄，六藝之喉衿」，此誠具眼之論。以予淺識，若《孟子》者，則儒術之鎔鑄也。學者由此入門，沉潛反復，然後寢饋於六經，歸源於孔子，以上達乎昭昭冥冥，無可言說之域，則其源泉混混者復矣。至若盈科後進，納百流於一泓，尚有待乎賢者之擴充。否則一如無源之水，無本之木，雖或橫絕於一時，而終歸於涸槁之地。百年以來，言會通者比比，至其超勝者則誰歟？返本以開新，是尚有待於來哲。

雖然，能由此學，是近乎智矣，若仁則子曰豈敢。天行屯蹇，俗染澆風，萎輒脆脆之言盈耳，偉岸峻拔之行罕覩，至若滑稽玩世、放浪形骸之輩亦難乎其入，豈龔定庵所云大音將興之候乎？然則《孟子》之讀，是其時矣。

書僅成六卷者，各隨其時也，餘當俟諸異日。然大義已具，初學者可循此以升其堂，至其微言深造，則尤備乎後篇，入室與否，尚視乎其人。書成，烏魯木齊黎生大偉，助執校役，用力獨多，因志之於此。

著雍困敦之歲夏曆六月初九渙齋自識於滬上

本書自戊子長夏草就，遂爾擱置，倏忽二載。期間承蒙友人史立麗女史、黃曙輝先生先後校閱數過，正訛匡謬，惠我實多；曙輝先生且慨然代付剞劂，高誼隆情，至可感也。

庚寅陽月登州鄧秉元

盛耳，嶺南知府之計罕聞，至若術術冠世，效斯汎汎之輩，衣錦手其人，豈真寶訓而云大音

觀然，嶺由北學，豈非平旦矣，昔口限子曰豈華。天子才發，嶺南諸風，奏神龍訓之音

至其道相谷門諸機。原本以開導，是而音符來清

眼兼聽之本，原本之本，繼定繼強，一和而發，隨氣斷辭之賦。言平以來，言會而音出，

勉，限其嶺東諸書書矣。至若嶺南諸重，繼百諸第一，繼而音平寶書之繼矣。否限一

學音由此入門，而音又焉，然音諸諸六強，繼繼強升平，以上整平即即夏夏，無何音諸之

音，其變之辭辭，六變之知符，出歸具則之歸。以子諸諸，音益平，音限而音之，繼繼由

連章附焉，音歸而衣，其義與亦辭辭，其其音諸諸，音音人益，其人音云，音歸而

甲申音，子銀以整學史歸歸主。音主之未音用，其音諸諸，音音之。音歸而音，音平

凡 例

一、本書名爲《孟子章句講疏》，意在章分句析，以疏通《孟子》一書之大旨。所以兼附朱注以行者，非欲作《集注》之講疏也，乃以《集注》爲基，俾學者先立乎大，進而上通於《孟子》也。蓋清人著述詳於名物度數，焦氏《正義》之所采擇已得其精，然買櫝還珠，反失其大義，是所不取。且徵引綦煩，非初學所易入。

二、朱子《集注》，詁訓則多本之漢儒，偶有發明。惟所指意者不在於此，亦不事表暴。其有訓詁未精而爲後人所乘者，亦學術轉進應有之義。故本書於朱注所未達者，無論文辭與經義，皆於所見諸書擇善而從，非默守一家者也，學者當知。至其徵引未備，孤陋寡聞，則在所難免，大雅君子，不吝教之。

三、本書大義，得於旁通者爲多，顧所旁通者有不限於傳統所謂儒家言者，一以諸家所會歸於六藝者求其異同。此本書宗旨之所在，知我罪我，非所計也。

四、本書諸卷之首有所謂解題者，亦仿趙岐《篇敘》之意而爲之，惟所見與趙氏不同耳。蓋《孟子》諸篇之作，皆用意一貫，如車貫轂，此多歷代學者所未言，然固論孟子學者所當知。惟本書尚非全本，故僅就此六篇微發其義而已，尚有待乎他日之補充。

五、書末附錄歷代孟學相關文獻數篇，此純爲初學計，蓋覽此數章，並《講疏》所引昔賢諸

目錄

自序	一
凡例	三
孟子章句講疏卷一	
梁惠王章句上凡七章	一
第一章	三
第二章	一四
第三章	一七
第四章	二三
第五章	二五
第六章	二八
第七章	三二
孟子章句講疏卷二	
梁惠王章句下凡十六章	四五
第一章	四五

第二章	五〇
第三章	五三
第四章	五八
第五章	六三
第六章	六九
第七章	六九
第八章	七四
第九章	七六
第十章	七八
第十一章	八〇
第十二章	八三
第十三章	八四
第十四章	八五
第十五章	八六
第十六章	八八

孟子章句講疏卷三

公孫丑章句上凡九章

第一章	九三
第二章	九六
第三章	一二〇
第四章	一二一
第五章	一二三
第六章	一二六
第七章	一三一
第八章	一三二
第九章	一三五
公孫丑章句下凡十四章	一三七
第一章	一三八
第二章	一四〇
第三章	一四五

孟子章句講疏卷五

滕文公章句上凡五章

第四章	一四七
第五章	一四九
第六章	一五一
第七章	一五三
第八章	一五七
第九章	一五九
第十章	一六二
第十一章	一六四
第十二章	一六五
第十三章	一七〇
第十四章	一七三
滕文公章句上凡五章	一七五
第一章	一七五
第二章	一八二
第三章	一九〇

第四章……………一九七

第五章……………二一五

孟子章句講疏卷六

滕文公章句下凡十章……………二二一

第一章……………二二一

第二章……………二二七

第三章……………二三二

第四章……………二三六

第五章……………二四一

第六章……………二四四

第七章……………二四六

第八章……………二四九

第九章……………二五〇

第十章……………二五八

附錄

刺孟篇……………二六五

《孟子》題辭……………二七五

《孟子》篇敘……………二七九

《孟子正義》序……………二八一

疑孟(節選)……………二八三

孟子序說……………二八九

《孟子節文》題辭……………二八九

《孟子師說》題辭……………二九一

《孟子字義疏證》序……………二九三

《孟子微》序……………二九五

徵引書目

基本典籍……………二九七

近人專論……………三〇二

孟子章句講疏 卷一

梁惠王章句上凡七章

【解題】《孟子》七篇，自東漢趙岐《孟子注》（亦稱《孟子章句》）始，已釐爲上下篇^①。所謂章句，乃經學家解經方式之一，是爲「章句之學」。有一家之章句則有一家之師法，代表其學派之形成^②。

① 《孟子》今本七篇各分上下，自趙岐已然，孫奭以爲即趙氏所分，蓋本於趙氏《題辭》所言「乃述己所聞，證以經傳，爲之章句，具載本文，章別其旨，分爲上下，凡十四卷」。見《孟子注疏》卷一上，阮元校《十三經注疏》本，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第二六六五頁。《史記》參本書附錄《孟子序說》已言《孟子》七篇，趙岐於《篇敘》亦惟言七篇大旨，不言十四篇。今觀十四篇各有意旨，且本末一貫，疑此在孟子及弟子著書時已然，絕非趙岐所能分，因其所敘諸卷大義尚淺，未能得孟子本旨故也。上下之分，蓋亦《題辭》所謂「述己所聞」者。參各篇解題。

② 章句與師法之關係，可參錢穆先生《兩漢博士家法考》，氏著《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商務印書館，二〇〇一年，第二二三—二三一頁。

題爲「梁惠王」，昔人頗有疑議^①。蓋古人之書所題篇名或以首字，如《論語》之《學而》、《爲政》、《公治長》，其篇名與一篇之義蘊有合有不合，或徑取其義，如《墨子》之《尚同》、《荀子》之《勸學》，不一而足。以梁惠王題篇，趙岐以爲孔門輯《論語》，以孔子居師道，故衛靈公、季氏等皆與弟子同列。《孟子》一書蓋仿其意而爲之。清人焦循撰《孟子正義》雖駁趙氏此論，然即此可見漢人心中孟子形象之一端矣^②。諸篇之義，趙岐亦頗言之，宋林之奇以爲其說迂闊，後人多置於不論不議之列，未肯苟同^③。以予觀之，此書乃孟子本人及弟子親加編纂，如車貫轂，如身使臂，自有其一貫之義^④。謂予不信，詳繹本書，自可辨之。

本卷主旨討論王政，首言義利之辨，明公共性與私人性君主之別。次言爲政之道，當遂生、富民、教民。終言萬物一體，而歸本於吾心不容己之仁根。其結構與《大學》三綱領相合，蓋義利之

① 章太炎曾據《史記·六國年表》以爲魏自襄王時始稱王，而孟子見惠王時即以王稱之，必出再傳弟子追記，見氏著《孟子大事考》收入傅傑編校《章太炎學術史論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七年。此蓋未察《戰國策》秦、齊諸策之相關記錄，如《秦策》即云「魏伐邯鄲，因退爲逢澤之遇，乘夏車，稱夏王，朝爲天子，天下皆從」。雷學淇已據此考證逢澤之會當爲魏惠王二十七年。參范祥雍《戰國策箋證》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第四二六頁。孟子至魏尚在其後。

② 本書所引趙岐、焦循之說，皆見焦氏《孟子正義》（一九八六年上海書店影印世界書局《諸子集成》本），凡與朱注相同條目引及者，不另出注。

③ 周廣業《孟子四考》卷三，《孟子古注考》，續修四庫全書本。

④ 清人姜兆珩已稍見及此，撰《孟子篇敘》七卷，欲尋其按部就班、自然秩序之處，惟所見尚淺耳。

辨者，明明德也；先富後教者，新民也；歸宿於本心者，止於至善也。

第一章

孟子見梁惠王。

梁惠王，魏侯罃也。都大梁，僭稱王，諡曰惠。《史記》：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

賢者，而孟軻至梁。」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叟，長老之稱。王所謂利，蓋富國強兵之類。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

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詳言之。後多放此。

【講疏】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西元前四〇三年），韓、趙、魏三家獲周天子承認，惠王之祖初爲列侯，是爲文侯。三家既以武力分晉，且終爲周天子所承認，表明周王室之權威此際已徹底失落，名器不在，由周初分封所建立之諸侯國權力獲得方式大變。魏文侯之得國既已不正，故頗能以禮賢下士自文，除個性因素外，或亦不無以新興之道統抗衡周室政統之意。然則此新興之道統何在？曰：即東魯孔門六藝之學是也。《莊子·天下篇》云：

「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系於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

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①

《莊子》所謂鄒魯縉紳先生之學，實指孔門而言，此昔人所恒言者。蓋自春秋以降，學術下移，孔子既為私學之總代表，亦為舊學術之集大成，其貞下起元之地位，實非並時學者所能及。故孔子之學，自其歿後，經弟子之揄揚，已漸盛於四方，而以魏為最。其何以得此者，即因文侯雖得國不正，而能審時度勢，先求孔門之學以自文。《史記·魏世家》稱：「文侯受子夏經藝，客段干木，過其間，未嘗不軾也。秦嘗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文侯由此得譽於諸侯。」蓋至此已由篡弑之人一變而為「仁義之君」，故積極招納遊士，而游士亦樂為之用，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皆其所師^②。另如吳起，本是曾子之徒，至齊，殺妻求將，以故為曾子一派德性之儒所不齒。後至魏，為文侯所信。其人除善言兵法為後世兵家所尊外，亦《左傳》傳人之一^③，或由德性之儒而轉宗傳經之儒者歟？故魏國之得以稱霸於戰國之初，子夏諸儒與有力焉。

① 王先謙《莊子集解》卷八，《諸子集成》本。

② 《史記》卷四四，《魏世家》，中華書局本。錢穆先生云：「魏文以大夫僭國，禮賢下士，以收人望，遊士依以發跡，實開戰國養士之風，於先秦學術興衰，關係綦重。」見氏著《先秦諸子繫年》第四〇，《魏文侯禮賢考》，商務印書館，二〇〇一年，第一四九頁。

③ 《左傳》成書歷來聚訟，姚鼐等頗疑此書多出吳起之徒附益，錢穆先生進而疑此書或即出於吳起本人，蓋韓非子已云「吳起，衛左氏中人也。」參錢穆《先秦諸子繫年》第六七，《吳起傳左氏春秋考》，前引書第二二一—二二五頁。

史稱子夏至魏，文侯郊迎者，豈徒然哉！

子夏本博文之士，孔門以傳經稱。惟其學既主聞見之知，徒知外爍，苟無以自反，勢不至於泥濫橫絕而不止。孔子察之，因戒之以「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論語·雍也》）。蓋既以傳經自任，則以爲道在我矣，言動以師自居，得其貌而遺其神，失其本心。故子夏之門，多以子夏過於孔子相標榜^①，其與有子、子貢、曾子之徒盛稱孔子者迥不相侔（參後文）。

魏惠王三十五年（西元前三三五年），孟子至魏。時大國爭雄，魏國雖執其先鞭，稱盛一時，然及惠王之世，一敗於桂陵（十七年），再敗於馬陵（三十年），太子被虜，主將龐涓被殺，繼則爲秦、趙、齊所伐，自安邑徙都大梁（三十一年），一蹶不振。此孟子入梁之背景，時孟子約六十餘^②，故下文惠王以叟相稱。

① 《禮記·檀弓上》：「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吊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陳澧《禮記集說》卷二。中國書店一九八五年據世界書局本影印。本書所用朱子《四書集注》及《周易本義》皆同此本。按荀子門人亦稱荀卿「孔子弗過」，與此頗可相參，荀子亦傳經之儒也。見《荀子·堯問篇》，王先謙《荀子集解》卷二〇，沈嘯寰、王星賢點校，中華書局，一九八八年。晁說之云：「荀卿之弟子與叔孫通之弟子皆以其師爲聖人。」黃宗義、全祖望《宋元學案》卷二二，《景迂學案》。陳金生、梁運華點校，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

② 有關孟子行實，及與齊、梁諸君交涉之時間，可參錢穆《先秦諸子繫年》相關考證，楊寬《論梁惠王的年世》，《再論梁惠王的年世》二文微有校正，可並參。楊文收入《楊寬古史論文選集》，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三年。

惠王卑詞厚幣以禮賢者，所圖之事無非富國強兵，於諸雄並立之時爲魏國謀一席之地。故迫不及待，不事寒暄，徑以何以利吾國相問。孟子答曰：「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此答可謂截斷衆流，徑持把柄入手，引出義利之辨。孟子答問之方式，初看似淺，倘詳繹之，亦不乏深意。此實儒者與縱橫家區別之關鍵。蓋所謂縱橫家非合縱連橫之謂也，縱可以使橫，橫可以爲縱，爲求一己之私利而無原則之可言者也^①。即如商鞅，後世頗以法家視之，雖觀其遺書，未嘗無據，然即其立身行事而言，亦膚末皮相之見而已。《史記》云：

「公叔既死，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修繆公之業，東復侵地，乃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監以讓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膝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②。此乃縱橫家最生動之寫照。商君之師尸佼，世所稱雜家者，則

膠執。

① 縱橫家之得名固因合縱連橫，故《漢書·藝文志》以爲出行人之官。予所謂縱橫家者，就其精神實質言也，非可

② 《史記》卷六八，《商君列傳》。

雜家與縱橫家之淵源可以概見矣^①。故孟子之所以爲孟子，儒者之所以爲儒者，非因其囂囂仁義，實視乎其以何種方式言仁義也。

故所謂儒者當有真僞之判，予嘗云，有私人性之僞儒，有制度性之僞儒。何謂私人性之僞儒？以儒名而實行縱橫之術者是。如商鞅本縱橫家，倘孝公好王道，則彼亦以儒者現矣。另如漢初叔孫通，此西漢號爲「儒宗」者也，然一見劉邦，知其不喜儒服，故變從楚制^②，蓋劉邦本楚人也。此其所爲皆關個人操守，是私人性之僞儒也。若制度性之僞儒則自漢武帝「罷黜百家，表彰六經」（班固語）始。章太炎云：「春秋以上，學說未興。漢武以後，定一尊於孔子，雖欲放言高論，猶必以無礙孔氏爲宗，強相援引，妄爲皮傳，愈調和者愈失其本真，愈附會者愈違其解故。故中國之學，其失不在支離，而在汗漫」^③。諸子既競以儒名顯世，而世亦視之爲儒，是制度性之僞儒也。天下後世共尊孔子，此雖似孔子之幸，實則孔子之大不幸。後世視中國爲儒教之國者以此，其尊之者固以爲是孔子之學矣，即反之者何嘗不然，不知其所謂儒者究爲孔孟之儒歟？抑或康雍乾所表彰之儒歟？尊儒與反儒皆失其本。欲破此迷霧，首當辨儒者真僞，此非欲尊儒也，蓋以經學還經學，

① 參鄧志峰《學術自由與中國的思想傳統》，收入劉青峰、岑國良編《自由主義與中國近代傳統——「中國近現代思想的演變」研討會論文集（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二年。

② 《史記》卷九九，《劉敬叔孫通列傳》：「叔孫通服儒服，漢王憎之，乃變其服，服短衣，楚制，漢王喜。」

③ 參章太炎《諸子學略說》，已收入前揭《章太炎學術史論文集》。